

名家读史笔记 杨天石◎主编

风雨微尘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名家读史笔记

杨天石◎主编

风雨微尘

陈丹青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微尘 / 陈丹晨 著; 杨天石 主编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12
(名家读史笔记)

ISBN 978-7-5060-8853-4

I. ①风… II. ①陈… ②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5911 号

风雨微尘

(FENGYU WEICHEN)

作 者: 陈丹晨

主 编: 杨天石

责任编辑: 戴燕白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853-4

定 价: 4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736

“名家读史笔记”丛书序 |

读了几十年文章，自己也写了几十年文章，说老实话，大部分文章都淡忘了。即使是自己写的，虽曾呕心沥血，一笔笔写，一键键敲，但是，也大都淡忘了。题目，自然记得；内容，却只记得大概。但是儿时读过的一些文章，例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刘禹锡的《陋室铭》、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至今不忘，有的还能自头至尾地背诵。为何？我想，其原因首在于小。人的记忆力都有限，谁记得下，背得住那动辄万字的大文、长文！纵观中国文化史，能够流传千古、传诵不衰，刻入民族记忆的名文似乎都是小文，篇幅虽短，却小中见大，精光独具。

感谢东方出版社愿意再版我多年前的旧作《横生斜长集》，而且希望我主编一套小文丛书，我觉得此意大佳，幸得邵燕祥、王学泰、陈丹晨、雷颐诸大家支持，于是就有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几本书。

我虽然提倡小文，钟情小文，但是，并不排斥大文、长文、大著、巨著。宇宙万物，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用。古人云，“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此之谓乎？

杨天石

2016年7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I 自序

人生的足步疾走缓行同时，也还常需停下、静思、谛听，回首往日足迹，再看前面的山川天地，也许会更清晰感到海阔天长；所谓“瞻前顾后”，不致像盲人骑马，气势似乎不凡却布满了不测。特别是经历了世事沧桑、风云变幻的历史，看尽了美丑善恶、仁慈凶残、清洁白秽、高贵卑贱、真诚虚伪、大起大落……人生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又一幕大戏镜头，都使人深思再思。幸运的是，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机会结识到了许多我尊敬的前辈师友，接触到了他们的动人故事，还有读书时的感悟和联想，于是陆续写下了点点滴滴的纪实和思考。虽自知浅薄但还不失为对真善美的真诚歌吟，因此芹献分享，借此听取读者的教正。

本书中所收文字大多从本世纪所作选出部分，除了个别篇章系旧作，所述的历史还有现实意义。随笔文字本就随意，抒情写意、议论叙事、读书论史、借古喻今……无论雄文还是浪花，不拘一格，各有千秋，贵在真诚。因此，笔者才敢不自量力贸然写这些文字，其意只是抒发胸臆而已。

想到平日读李商隐某些诗常有共鸣，如《风雨》篇云：“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另一首《北青萝》篇云：“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独敲初夜磬，闲寄一枝藤。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这些诗意虽然有些孤寂忧伤，但可以体味到诗人淡定看透世事，感慨中有大彻大悟之言。人生如寄，个

人自有悲欢，不过是风雨中的黄叶微尘而已；虽难免喜怒爱憎，但也不必纠结放不下。相信历史老人总会依着“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终将把人类引领前行，走向光明。想到这里，因拈来借作书名。顺向本书出版和编辑朋友致以深切的感谢，他们的美意才使本书有了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更要谢谢读者，读者的包容和鼓励才使我有勇气继续执笔饶舌。还要向教育我爱我的师友们鞠躬致谢。借此作为一瓣心香敬献于在这期间长辞的亡妻灵前。谢谢了！

陈丹晨

2016年6月改定

目 录

风雨微尘

- 002 | 美和死亡
- 004 | 如烟如尘忆旧梦
- 007 | 思君不见人空老
- 012 | 美的殉道者
——关于傅雷的断想
- 016 | 言慧珠：“我要演戏”
- 024 | 遥祭梁羽生
- 029 | 他留下的绝笔
- 033 | 追思吴小如师
- 037 | 怆然而涕下
——送宪益远行
- 041 | 罗孚的传奇人生
- 046 | 怀念蒋先生

- 052 | 水不在深
055 | 作家的儿女们

书里风雨

- 058 | 了解作家心灵的窗子
061 | 文化巨人的音容笑貌
066 | 《胡适自述》中的小说
070 | “畏友”的故事
——巴金与萧乾
078 | 巴金与胡乔木
084 | 关于巴金著《没有神》的一点考释
090 | 巴金和书
096 | 赵树理的两本书及其他
103 | 七片长青的绿叶
107 | 张大千的情和理
110 | 高莽和四幅漫画
——关于文艺批判的第一枪
114 | 《渔童》札记
117 | 一部记录研究病史的书
——《人有病 天知否》读后
126 | 《纳兰词新解》札记

- 130 | 为了明天
——关于杜高的《又见昨天》
- 136 | 往事如鉴
- 141 | 哲人之思，舞者之诗
- 145 | “出逃”与人生
- 148 | 文椿的童心
- 151 | 他教我们怎样看待世界
- 155 | “聪明”与“寻短见”
——与李国文兄商榷
- 159 | 唐弢和毛边本及其他
- 168 | 宁式床之梦
- 171 | 厚殓·祭祀·谥号
- 177 | “无为”之为
- 186 | 从“家书”想到的
- 190 | 四面楚歌

梦里微尘

- 194 | 快乐而自由的梦想
- 197 | 一个逝去的弦歌之梦
——“沪新”杂忆
- 207 | 在北大听大报告的一些花絮

- 214 | 北大的另类另事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札记
- 219 | 我也有一个“上海情结”
- 224 | 南阳桥·法藏寺·大铁门
- 227 | 北京，不能承受之重
- 231 | 悠远岁月
- 234 | 想起了郊游踏青
- 236 | 林荫道上
- 238 | 沙尘与野鸭子
- 241 | 天童之梦
- 243 | 爱情的圣庙
- 246 | 青青的，清清的
- 249 | 大榕树下
- 252 | 四海之内
- 255 | 感激
- 262 | 平静的超越
- 273 | 外面的月亮



美和死亡

翻开沉重的历史书，随时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巨人，为了追求真理献出自己的青春、鲜血和生命，因此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人们赞美他，怀念他，还把他的名字铭刻到坚固的丰碑上。世上也还有另一种人，如醉似痴地沉浸在对美的追求，用语言、声音、光和颜色，以至形体……创造美的世界。他们对大自然蕴藏的丰富的美，呈现出来的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美特别敏感，尽情发掘。美是人性的升华，是文明的高扬，也是灵魂的自由吟唱，与自然天国的拥抱。他们热爱生命，渴望达到美的极致。他们不能容忍庸俗、丑陋和污秽，他们憎恨虚伪、恶浊和暴虐。他们总是有太多的幻想，希望世界都是一片美好。自然美、人也美；生活美，心灵也美……他们把美的创造传给世人，让世界沐浴在美的光耀中。

不幸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被贫穷追逐，被暴政扼杀，被世俗歧视，也为对于美的执着追求而疲惫，受尽折磨。他们好像比较脆弱，容易折断。这样的人，需要更多的呵护和爱。

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有一首小诗唱吟“我为美而死”，与“为真理而死”是一回事。当我读到胡风、雪峰、荃麟、绀弩、荒煤、春元、傅雷、黄宗江、杨宪益、罗孚、吴小如、言慧珠、蒋孔阳……的书和故事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狄金森的诗。他们都是那么痴情于理想和美，一生孜孜以求，直到迎来死亡。这样的历史引起我的沉思，激励着我去叙写这样的主题，也警策我去爱美、追求美，一定不要和庸俗、丑恶、卑劣、暴虐妥协。

在我们的社会里，背着沉重的实用文化历史包袱，殉国、殉道、殉君……似乎很多，备受颂扬；对于美的认知和献身，终身与美厮守相伴，为美而死的，颇有人在，只是不大为人注意而已。

在这个重视实利和物质的年代，为美而呼唤吟唱，恐怕会贻笑大方了！

2001年2月

如烟如尘忆旧梦

《新民晚报》2007年7月22日“记忆”版登了我写的《洁泯：质本洁来还洁去》，图片说明中把几位评论家陈骏涛和王愚、刘锡诚和白桦写反了，当发现错误时已来不及更正。借此谨向读者和这几位老友郑重地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张照片摄于1985年1月初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在京西宾馆，记不得是哪位摄影师摄的，也记不得是谁招呼人们到荒煤房间里聚合聊天的，想起来当是偶然的随意的巧合。过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张照片，却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之后似也没有机会再有这样的聚合；其中三位年长者王春元、荒煤、洁泯已先后离我们而去；看见他们当初那样欢快灿烂的笑容，真令人伤感，也引起我更多的联想。

我想起最早认识荒煤的情景。那是1978年末，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不久，我的领导孔罗荪叫我去看看荒煤，说：“他对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很有想法，思考很久，想找个人聊聊，你去吧！”

那时荒煤刚从重庆调回北京不久，家眷未到，六十五岁老人单身住在东单北方旅馆，这是一间有点年头的小旅馆。在他的房间里除了床桌椅外，我们两个人几乎只容“促膝”而谈了。但那天主要是听他谈。他讲了对“四人帮”文艺谬论的看法，还进一步谈到对近几十年流行的文艺理论的思考，特别提到“人情”“人性”的问题，这在那时还是一个十分犯忌的禁区，但他却想得很多，也是他后来许多年在文章中、电影创作和领导工作中经常深入探讨的问题。我看着这位

老前辈那种专注虔诚的沉思和倾谈，心想多少老同志正等着官复原职呢，他怎么却一门心思想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想着文艺复兴的问题；我又想到他早年做过地下秘密工作，也上前线当过战地记者；他当过副部长、副市长这样的高官；三十年代坐过几个月国民党的监狱，“文革”时又坐了七年的监狱，来北京之前他正被贬谪在当过副市长的重庆市的图书馆书库里做了三年抄卡片的活，现在他满脑子想的是文艺理论……我又想到他长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而他的丰富曲折的传奇性经历几乎就像一部生动的电影似的。一种肃然崇敬的情感在我心中升起：这是一位多么执着忠诚可敬的老革命知识分子啊！

过了一些日子，他正主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常来我们编辑部，主动找冯牧商量工作，研究《文学评论》和《文艺报》怎么配合作战，消除“文革”带来的灾难和影响，推动新的文艺创作健康发展。有时还和王春元等一起来，召集我们几个编辑谢永旺、刘锡诚、阎纲等研究。我也是在这时认识了春元，一见如故，视他为兄长。我们清理了很多流行几十年的谬论，诸如：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个阶级一种典型，革命英雄绝对通体光明，只许歌颂不许批评，只许说大话空话假话，不许写真实讲真话，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人情，文艺创作听从长官意志说了算，等等。我们很奇怪这些谬论本不复杂，应该是很容易识破的，为什么能通行无阻多年。春元是个睿智敏锐的人，对事物常有独到见解，他就一针见血地说：“那还不是因为权势者的需要和支持，否则一文不值。”

我们就是在这个解放思想、反思历史的特殊时期相识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荒煤又忙着电影领导工作，却仍坚持写作，连续出版了近十种理论批评和散文著作。春元在文研所主持文艺理论室，和钱中文一起主编了“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影响很大。那本风行一时的韦勒克和沃伦著的《文学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上万字的中译本前言就是出于春元之手，极见学术功力。他们有了新著就惠赠给我学习。还从各个方面关照帮助我进步，我铭记在心。这些故事说

来话长，只好从略了。

1980年8月，全国高校文艺理论会议在庐山举行。参加者成百上千，荒煤是主要领导者。这张照片里的朋友大多参加了。有一天，又是春元，领着缪俊杰、秦晋、我等几个人逃会去爬五老峰，在云雾缭绕的峰顶，数步之间只闻人声不见人面。但犹未尽兴，又翻山越岭曲曲折折走了数十里山径到观瀑亭看三叠泉，领略一千多年前李白、白居易在此流连结庐的情景，发思古之幽情。那时旅游事业还未开发，我们用脚力一路走去，在细雨迷蒙中观赏着翠绿苍黛的山景野趣，可谓匡庐道中，目不暇接。其实我们也都已四五十岁了，却豪兴不减，从早走到下午归来毫无疲惫困累之感。沿途没有商贩，碰上一位老乡提着一篮茶叶蛋，春元买了几个分我们一人一枚充饥，竟是最佳美味了。他却幽幽地说：“要是能在这里有一间小屋读书做学问，生平足矣！”我取笑他说：“你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啊！”

这些往事已如梦幻而遥不可及，但想起曾经有过的朴实奋进，前辈师友的关爱，还是觉得非常幸运和欣慰的了！

2007年6月

思君不见人空老

那天参加《邵荃麟全集》出版座谈会后，有一个小的聚餐。我到得晚了一些，看见有一席还有一个空座就坐了下去。恰好坐在邵荃麟女儿小琴旁边，左边是姚锡佩、胡风女儿张晓风、周扬的长子周艾若以及荃麟的侄子、女婿。小琴右边是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几乎都已满头银发或谢顶的古稀老人。尽管他们大多我都认识，有的还是交往很密的好朋友，但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坐错了位子。因为除了我和姚锡佩，他们的父辈都是三十年代左翼大作家。如今碰在一起，就很自然地讲起当年父辈许多往事，互相之间的关系等，虽说是点滴花絮，却都是有价值的史料。

他们交谈讲得很热闹，我听得很入神。冯夏熊说到他父亲的性子比较急，用现在的话就是“犟”“倔”“耿直”，荃麟的性子比较能“忍”。所以两个老朋友在一起，遇到麻烦荃麟总会劝说雪峰戒怒忍耐。当年反胡风，周扬要雪峰写批判文章，雪峰不写，周扬没办法，就叫林默涵写。后来林默涵和何其芳写的两篇就成为批胡的权威的代表性文章。雪峰宁可不讨这个好。反右时周扬要他按周的旨意写鲁迅《答徐懋庸》一文的附注，冯雪峰开始不肯，荃麟就劝说他借此争取保住党籍。雪峰听从照写了，后来还是被开除出党。邵照样与他来往，冯仍然是邵家的座上客。我想这与他们两位老人家当年的友谊非同一般有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雪峰两次与党失去联系后在恢复组织关系过程中，荃麟都给予关注和帮助。周扬深知他们的情谊，批雪峰时，就要荃麟出场发言作为对冯的重点批判。荃麟只得奉